

# 百年一瞬间

李 庄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 津 出 版 传 媒 集 团

青春校园 名家美文

# 百年一瞬间

李 庄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一瞬间 / 李庄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8  
(巅峰阅读文库·青春校园名家美文)  
ISBN 978-7-201-08252-3

I . ①百… II . ①李…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4114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mailto:tjrmcbs@126.com)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690×960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字数: 200 千字

定价: 29.80 元

## 目录

CONTENTS

## 第一辑 诉衷情近

永恒的秋天 .....	2
百年一瞬间 .....	5
天籁 .....	8
骆驼 .....	10
农贸市场 .....	11
生儿育女 .....	13
初为人父 .....	14
芳邻 .....	16
房子 .....	18
酒肉岁月 .....	20
毛穀衡 .....	22
束小花 .....	24



秦人唐或	26
恋爱就是请客吃饭	28
上官单衣	31
麻燕子	33
我的香樟兄弟	35
坚持	37
故人童谣	39
冯延贵	41
贪杯	43
独酌	45

## 第二辑 恋芳春慢

收藏岁月	48
仰望星空	50
遥远的旋律	52
睡眠	54
楼宇	57
放屁狗	59
它们	61
疼痛与梦想	63
摆摊卖菜	65
口头禅	66

离别	68
登山	70
春天两章	72
三叶草	75
白莲	78
菱	79
苦瓜	81
蕨菜	83
葵花子	85
桃花	87
荷花	89
让我们收麦子	91

### 第三辑 惠兰芬引

文化的力量	94
照耀内心的光	97
饮茶虎跑	99
下渚湖吃茶记	101
鹤山喝茶小记	103
梦想与怀念	105
留言一种	107
楹联是一道语言风景	109





汉语妩媚	111
从战士到隐士	115
乡村夜雨读从文	118
劳动者易于创造	121
乡村锦囊	124
新闻与历史	127
衣锦夜行	129
书读黄裳	132
关于刘半农	134
爱默生：世界的眼睛与心灵	136
在塘栖	138
五峰书院夜游	141
梦想“说吧”	143

## 第四辑 浪淘沙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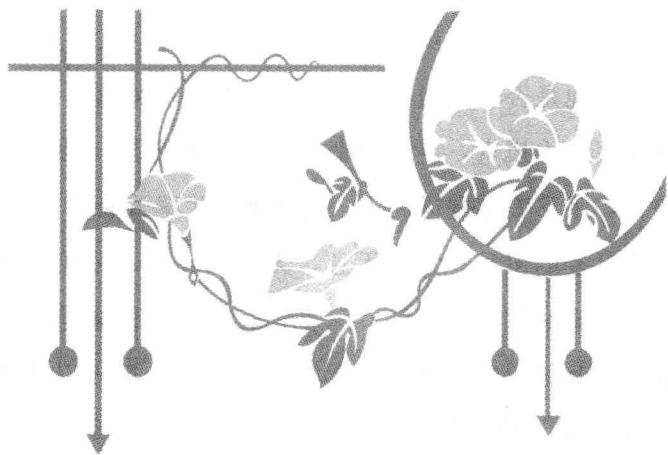
我为什么热爱孔子	146
汉学的光荣	150
行云流水一孤僧	153
百年忧患第一人	157
勾山樵舍忆伊人	161
诗人不幸湖山幸	167
中国诗祸之滥觞	172

死留碧血欲支天	178
胡愈之与《新年的梦想》	184
也说鲁迅“默不与谈”	188
谒陈独秀先生墓	192
狗	194
江湖侠骨已无多	197
摔琴秀	199
驱鳄	201
避讳	203
不赦赃官	205
黥刑及其他	207
以貌取人	209
红嘴绿鹦哥	211
生前身后名	213
恐惧的极致	215



第一輯

近情衷訴



## 永恒的秋天

我将手放在祖父的眼睛上，我用双手覆盖好他的眼睛，这是在一个深秋。此时的天空，是远行人最伤心的颜色。祖父的面容恬淡而安详，他的葬礼在落满果实的村子里举行，最后一次换上洗净的土布衣，他的眼睛开始在我的眼睛中沉睡。

我不止一次看见他由于艰辛的劳作，而深情地仰卧在禾苗的根部，仿佛被放倒的一把稻子。我不知道，当他疲乏的身心，被一阵阵远方的风抚慰着，他是否也感到了一种被收获的喜悦和悲哀。更多的时候，他的躯体在泥土中摸索，寻找更适合于耕种的卧姿，他的侧影是一副期待的表情，手不安地嵌进泥土，这是他终生挚爱着的。

而那些已经过的岁月，无止无息、无边无际，永远美丽而沉重，如同一曲穿过原野的歌谣，浑浊、深厚，苍茫的音韵裹满泥沙。在无数这样的日子，我的祖父，他低头缓行在土地上，被习以为常。他的一生似乎并不孤独，那时我还小，有关这一点，他曾经反复地向我说起过。他说：“我们无边哪，草的叶子何处不在摆动？”面对古来的天空，我还能说些什么。

儿时的记忆悠久而深刻，我的祖父，他说我们睡去醒来总离不开



秋天。眼睛深处永远是尚未来临的天空，我固执的祖父，可曾有那一刻放弃过收获的渴想？

祖父倾斜着陶罐，一滴滴倒出水，在酷热的成熟季，我的祖父，他的手会因沉重的收获而破烂。他的肺部充满麦粒的芬芳，笑容里洋溢着酒意。他的咀嚼仁慈而满足，他走到麦垄中间，把镰刀掖在腋肢窝，掐断一穗麦，放手心里一个旋搓，然后展平手，“扑”地吹口气，麦芒儿、麦叶儿便颤抖着打手上纷纷扬扬地四散开去。祖父盯着这些饱满硕大的麦粒，眯起了眼，嘴里发出“呵呵”的笑。我知道，麦粒那些香甜的浆液和淀粉，曾经如何激动过他的梦境，他的舌头感激着泥土的馈赠，那是一种汗水淌进嘴里的滋味。而他的手势，迟缓、有力，在今天，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既警觉又哀伤，以至于我向城里的朋友们讲起这些的时候，常常会习惯地想起我的祖父，他在烈日下俯身播种的姿势。

祖父濒死的那些夜晚，我一人坐守在他的床前，我们总能听到一个孤独的声音，像晚秋凝霜的泉水滴落在荒凉的石头上似的，依次叩响邻家的房门。我猜想那是正在慢慢吞噬着生命的时光发出来的。这些陌生而失意的手指，这些疲惫的手指，它们徘徊在我的门外，只在门上微微地停了一会儿，又无声无息地移开了，去叩响别的空空的房间的房门。我仿佛看见月光正从这些纤细的手指中间淌过，静静地流向深夜。而当我起身打开门，长长的楼道里并没有人，只有一束清冷的月光，斜斜地拍打在我的前额上。

我的祖父，他低低地呻吟着，对我的一举一动，表现了极大的关注。也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的胸腔里涌起一股战战兢兢的热流和莫明其妙的柔情，他抿了抿干燥的嘴唇，咽下一口



睡沫，他创痛累累的目光，使我终生难忘。如同一颗春华秋实的种子，我的祖父，他开始了一生中最漫长的沉睡，而墙外一只蟋蟀却吟唱起来。我注意到它吟唱的声音很轻，是秋天的声音，让我听着觉得有些凄凉，甚至伤感，又仿佛用手触摸了一块冰冷的滴露染霜的石头。后来它不再往下唱，它的声音结束得非常干净而决绝，使我陡然添了一份寂寞与孤独，但我并不害怕。

我不很明白，为什么特别是在现在，在窗帘已经垂下，而门已紧紧闭好的深夜，会再潮水般地汹涌一种执笔倾诉的欲望，连我自己都感到微微地惊异，我在近一年来及至今夜里，汹涌欲言。在此之前，我已经无数次地想象，能用怎样的语言描述祖父，他在泥土中沉睡的情景。在汗水涉及不到的地方，我看不见泥土所散发出的光芒，一次又一次地围困着他。他的嘴里塞满泥土，植物的根须，深深扎入他的骨骼。一股阴湿的气息，在他的身上弥漫如烟。他的四周，是很响的落叶。以前他赤足踩在泥泞中的模样，曾经使我泪眼模糊。他把沾满泥土的手伸给我，我相信他在那个雨天给过我什么。

这是在又一个深秋，我走过他毕生耕耘的地方，脚细致地躲过那些从他的手指间长出的禾苗，虽然我知道我曾经把握过的手已经在山野深处腐烂，但在我的睡梦里，总能感觉到它们依然的紧握。

我的祖父。我的祖父平凡得像草一样的人的生活，人的深情、眷恋、痛苦与死亡啊。



## 百年一瞬间

我记得。

我记得生命

有过非常的恐惧——

那一瞬，大海冻结了。

——昌耀《生命》

那时候，父亲是不抽烟的。

有一天，父亲在月光下散步，忽然看见亡故多年的祖父站在他的身后，黯淡的双眼噙满泪水。祖父用一种惶恐的近乎绝望的声音对父亲说：“唉，没有人给我一支烟抽……”

父亲一下呆在那里，这是怎样的一种让人听了在心里淌血的声音啊。父亲伸出手去，没有风。

祖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用父亲的话来说，就是“泥土和阳光的儿子”。父亲是很读过几年书的。

有时这声音也出现在午夜的黑暗里，痛苦地盘旋在父亲的周围。父亲睁开眼来，总能看见祖父那张惨白的俯身向他的脸，和脸上一颗



一颗的泪滴，这些都使父亲彻夜难眠。

但父亲最终还是抽烟了，抽得很凶。现在，他像许多男人那样，总是用抽烟代替语言。

“抽烟吧？”我18岁的一天，比我高一头的父亲站在我面前，很认真地向我递过一支烟来，我顿时羞红了脸。而父亲，当他得知我起码有两年以上的烟龄时，哈哈大笑，用一种不无得意的语气对我说：“我们家这一点很明显，这就是，女人们喜欢多嘴，而我们男人，男人们都喜欢抽烟。”父亲习惯地俯下身看我，微微停顿了一下，又加了一句，“以前，我每次想起你的祖父，就拼命抽烟，现在我想，我们家的男人们总算没给你祖父抹黑。”最后，父亲使劲地用手按了按我的肩膀。

不知怎的，当时忽然间我脑中就想起了儿时父亲抽烟的样子，觉得心里挺难过的。

经常是在傍晚，我放学回家，发现父亲闷在屋子里抽烟。夕阳从那扇玻璃被砸得稀烂的窗口，透进一束淡淡的温暖，照在父亲低垂的遍布皱纹的脸上，就像开了一朵花。母亲和我，我们一声不响地坐在父亲的对面，看着烟缕，怎样像一条诡秘的蜥蜴，紧贴墙面，爬上破旧的楼板。父亲的脸严肃可怕，恍恍惚惚的，在一米开外，默默抽烟。

那阵子屋里很静，只有母亲，时不时咳嗽几声，一屋子弥漫的蓝烟使她感到很不舒服。父亲便常常地抬起头来，忧心忡忡地看母亲流泪。

我走过去把门拉开一道缝，父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仍旧不说话，只是把门照常关上。但我还是看见，傍晚的太阳，像一只充血的眼睛，死死地打量着我。坐得久了，我便很想挪动一下，还想问问时间，但

终于没问。后来，父亲也就用右手，或者是左手，在鞋底上揿灭了烟头。我连忙站起来，跑过去把门打开。

现在想来，我有时抽烟的模样，颇有些近似于父亲当年的神情，这就不能不使我从内心感到悲哀了。

我想我是不应该有这样子的。这些日子，我斜倚在我洁净的卧室的门框上，每天都点一支雪茄，让它慢慢燃烧，自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只在手头空闲时，才抽上一口，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没有兴趣的时候，我就不抽，这并不失去什么，许多不抽烟的人，包括男人，照样活得很好。

雪茄很悠闲，慢条斯理地缭着蓝烟。白色烟灰抖下来，堆积在门前的走廊上，就像一座小小的埋葬着什么的坟似的。手头空闲时，我就抖抖烟灰，许多老人，包括父亲，对我一丝不苟，都表示羡慕。

或者，我和父亲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抽烟的时候，我从不故作沉重地去思考什么。生命绝不仅仅是一支烟，一支烟从一头燃到另一头的过程也不是生命。我抽烟，是因为我喜欢烟圈安详、坦率如内发的挚诚一丝一缕地围绕我，使我相信我们不必再与这个世界锱铢必较。抽烟作为一种生活内容，它的恬淡、平和、质朴足以使我们进入精神家园；它的沉着、宁静、超然足以使我们对生命本身激荡起一种感恩的心情。

只是有一次，我错把食指当成雪茄，火焰烧上去时，感到很痛。从此我小心翼翼，总是先看清雪茄的牌子，确认无误后再划火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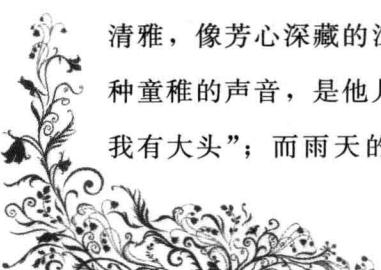
我所抽的这个牌子的雪茄，味道很辛辣。有时朋友来要，我就让他们抽一口，他们都说不好抽。而我仍以极大的耐心抽这个牌子的烟，正如朋友们说的，真不好抽。可如果我自己不抽，谁能替我抽呢？

## 天籁

我们单位的冯春雨来自乡下。他的恋人，是我们科室的张梅。每逢双休，冯春雨便骑一辆破旧的山地车，遥远地赶回去，帮他的父母照管丝瓜扁豆玉米什么的。夜晚便在灯下，写点文字，用一种巴掌大的小信笺。当然是给张梅看的，而且很郑重地贴着邮票寄来。

张梅看过之后，通常是不会急着收起来的，而是随手往办公桌上一放，倘若我们凑巧闲着，便会拿起来读上一段。冯春雨的字写得横平竖直一丝不苟，仿佛在等候什么人的检阅。我们看着都很佩服，觉得无非是和自己的女朋友谈心，人家冯春雨也如此端庄，不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从冯春雨的三言两语中我们知道，在他们乡下，天空蓝得像明澈的爱情，空气清新得要逼出你的热泪。尤其难得的是，他家屋后有个花园，里面长着好几棵栀子花，还有丁香、茉莉，以及芭蕉、海棠。他说，栀子花的香真是豪华，叫锱铢必较的人受不起；而茉莉则温柔清雅，像芳心深藏的江南女儿。他说，芭蕉在雨天里，仿佛会发出一种童稚的声音，是他儿时就熟悉的“大头大头，落雨不愁，你有雨伞，我有大头”；而雨天的海棠花，则让他想起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过，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悲天悯人原是要设身处地的。

终于，张梅经不起这种诱惑，便和冯春雨一道往乡下去。她请了假，在她精致的提包里面，除了口红胭脂外，还放了两本书，她想多待几天。不料第二天一早她即满脸倦容地回来，我们忍不住有些好奇。她说，空气倒真不错，就是半夜三更的，也不知什么鸟，聒噪得人睡不着觉。我们听了不觉哑然失笑，都说，睡不着也没关系啊，人在鸟的鸣叫声中醒着，是很美丽的事情啊！

整整一天，我们都很沮丧。

